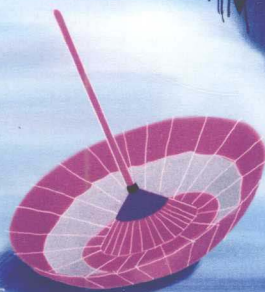


# 島田庄司

Soji Shimada

## 羽衣傳說的記憶

羽衣傳説の記憶

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---

# 羽衣传说的记忆

(日) 岛田庄司 著  
庄佳女 译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羽衣传说的记忆 / (日) 岛田庄司著; 庄佳女译. -- 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0.10  
ISBN 978-7-5133-0050-6

I. ①羽… II. ①岛… ②庄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日本-现代 IV. ①I313.45  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73861 号

---

Hagoromo Densetsu no Kioku

by Soji Shimada

Copyright: © 1990 by Soji Shimada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: © 2010 by New Star Press,  
All rights reserved

Original Japa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bunsha Co.,Ltd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obunsha Co.,Ltd.

Through Nishikawa Communications Co.,Ltd.

著作权登记图字: 01-2010-4777

---



## 羽衣传说的记忆

(日) 岛田庄司 著; 庄佳女 译

责任编辑: 赵笑笑

统筹编辑: 褚盟

责任印制: 韦规

装帧设计: 纸皮儿工作室·郭瑞

---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: 谢刚

社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8831089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---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

---

印 刷: 小森印刷(北京)有限公司

开 本: 910×1230 1/32

印 张: 5.875

字 数: 131千字

版 次: 2010年10月第一版 2010年10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0050-6

定 价: 21.00元

---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# 1

很少有人知道，吉敷竹史常常在工作告一段落之后，独自徘徊在银座后街，进出那里多如繁星的画廊，尽情欣赏小画家们的画。

他本来没有这个兴趣，恰巧在之前的事件里，认识了日本画家大浦日出人，之后就染上参观银座画廊的癖好了。

出于那点怪脾气，吉敷喜欢出入的画廊，不是阔气一流的大地方，而是和与大浦结识的日动画廊类似，在后街繁华的商店夹缝中隐秘存在的小画廊。

其中有一条西五番街，位于电通路和银座路之间，吉敷尤其喜欢它。他常常从四丁目沿着这条小巷，缓步往新桥方向走去。深夜时分，街上的酒客与陪酒女郎络绎不绝，到了午后才又安静下来。

此时日头微倾，街道悄然沉寂在西侧一片大楼的阴影中，仿佛藏着某种诡异。这条街上少有车辆通行，只能看见形如酒屋的手推车店嘎吱嘎吱地移动，吸引着穿制服的漂亮姑娘们。圣诞节刚刚过去，街道早已恢复了往日的平静。

在这样静谧的午后，最适合独自进入后街的画廊，默默欣赏墙上的一排排油画。或是无名画家笔下的田园风光，使人仿佛置身篱笆间，亲身感受他们不为人知的乡间生活；或是北海道画家所绘，夕阳下海岸边的旧船坞，使人想起去过无数次的北海道的风景，牵动人的回忆，诱人再次踏上旅途，享受一个人漫步在清寂海滩边的景象。

漫步于这条大都市的古老街道内，吉敷一次次沉溺在遐想之旅中。

一旦黑夜降临，大都会独有的空虚便夹杂着酒精、挥霍与虚荣，占满这条街。只有在霓虹闪烁前这段微妙的时间里，才能窥见这条街令人钟爱的真实面貌。

吉敷闲游在西五番街，视野左面是一幢高大污浊的旧大楼。红砖的颜色早已退去，窗棂沾满了泥土和尘埃，墙漆斑驳。

这幢大楼叫做交询会，是幢战前建筑，从空袭中幸免于难。楼里有一家叫“无忧宫”的酒吧，据传名字是某位著名文学家取的。像这样的传闻吉敷听过不少，但并没进去过。

吉敷倒是很喜欢这座老旧的建筑，也曾走进大门，爬上旧时代的楼梯。

吉敷认为这是座能全面象征银座面貌的大楼。银座并不仅仅有光鲜奢华的街道，它还透着古败的气息，记载着旧时代二等贫困国的耻辱回忆。走在街上，仔细观察，到处都残留着这样那样的印记，丝毫没有青山和原宿那样，朝气蓬勃、昂首挺胸地面向世界的气势，仿佛受控于某种力量之下，使人感到羞耻。这幢大楼也是这样，犹如一味卑躬屈膝、不知不觉就上了年纪的人。和典型的伦敦红砖建筑相比，它透着一股毕恭毕敬的味道。

交询会大楼一层，有一间尾濑美术展览室，也是一家小型画廊。吉敷以前就注意到，那儿的客人很少，环境清幽，店内只有一位老

人，常在室内屏风的遮蔽下酣睡。

冬日惬意的午后，天气晴朗，阳光随时间的流逝渐渐从脸上落在了肩上，使人不想走入昏暗的屋内，而想再继续闲逛下去。吉敷已走过画廊数步，看见前方挡着一辆清凉饮料公司的大货车，不得不停住脚步。于是他转回尾濑美术室，推开了玻璃门。进门踏上门口放置的金属板，脚下发出沉闷的声响，一只黑猫突兀地从眼前飞蹿而过，显然是受了惊吓。没想到银座中心居然还有人养猫，吉敷感慨着，感到有些奇妙。

吉敷此刻的心情，从后来遭遇的事情来看，竟像是微妙的暗示。

动物这种东西，不管周遭如何危机四伏，它依然可以生存下去，真是顽强无比。

脑中的念头一闪而过，吉敷朝画廊内荧光闪烁的幽暗处迈出脚步。

画廊只有约六叠<sup>①</sup>大小，室内十分狭窄，两侧靠墙摆放着数张铺着白布的桌子，上面展示着金色和银色的金属工艺品。墙上挂的画，比起之前去过的几家真是少之又少。吉敷还以为这些画也是展示品，仔细一看居然连署名签都拆掉了。看来这里正在进行金属工艺品的专门展览。整座画廊内空空落落，没有一丝生气。

吉敷自认不是个能理解立体艺术的人。虽然以前也曾欣赏过高达两米、以茶色铁屑焊接而成的前卫雕塑作品，但却丝毫没有被它感动。没有共鸣，渐渐地远离了这类作品。

虽然有点“皇帝的新装”的味道，但吉敷并没有开口评价这堆铁屑，更不想和周围人争论其艺术造诣的长短高低。

正因如此，吉敷决定随便逛逛就离开。他想看的是印象派绘画，

---

<sup>①</sup> 一叠约为一点六二平方米。

而不是前卫雕塑。但这里展出的工艺品和他的想象并不一样，没有特别前卫的感觉。不是那种庞大得像出土文物一样的东西，所有的工艺品都能直接搁在手心上。主题也是像“旋转木马”、“捉老鼠的猫”这类容易理解、比较受欢迎的居多。吉敷松了口气，作品的表达一如其名，具体而形象，像玩具一般十分可爱。

吉敷从容地边走边看，一直走到展览室的最里面，然后转身向通往街道的玻璃门走去，走到门口时他忽然停住了脚步，再一次转头，走向入口附近的那件工艺品。

这件作品很轻，和其他掌心大小的工艺品相比，显得更加玲珑娇小。

这是一座金色的桥，放在四角折起的光面银布上。从侧面看桥身呈T字形，状如陀螺，可以旋转。桥上站着一位身穿十二单衣<sup>①</sup>、迎风而立、裙裾飘飞的女子，两岸的一侧还有一片小松林，制作得精密而细致。画廊中荧光灯幽幽地照着，没有放大镜，只能看见工艺品朦胧的轮廓。然而凑近了细看，小小女偶的脸上，竟可以分辨出悲凄的神情。

吉敷感动了，不知不觉间，已经呆站了很久。

真是件极致的作品！

画廊里陈列的所有工艺品里，仅这件最微小的作品，以它难以名状的力量震撼了吉敷。

吉敷感到无法动弹，周身仿佛被金线束缚。他在这毫无生气的狭窄画廊里，独自一人，在这一隅久久地静伫。

金桥前有一枚塑料套签，里面有一张白纸写着“羽衣传说”四

---

<sup>①</sup> 十二单衣是日本平安时代命妇以上的高位女官穿着的制服。

个字。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也没写作者。

吉敷站着站着，终于明白过来了。这件雕金作品，利用非常细致、精湛的技术，再现了一则当地的传说。而这些要素通通指向了一个人——吉敷无法忘记的、他那十年前离异的妻子，加纳通子。

吉敷愕然了。本以为自己早将前妻的事情遗忘殆尽，却没想到，竟然在看到她的雕金作品时，久远的记忆再次被唤醒。如此强烈的震撼连他自己都感到意外，简直哭笑不得，身体却只能如凝固一般，僵在那里。

不过吉敷弄错的可能性也很大，也许这件“羽衣传说”并不是通子的。

通子喜欢把民间传说作为雕金的主题，比如夕鹤传说和爱奴传说。她的作品一定是金色的，因为她讨厌银色。她似乎说过讨厌银色的理由，但吉敷不记得了。而且她的作品一直很小巧，因为她喜欢玲珑而精致的东西。

吉敷所知的，就只有这些。可世上还有很多和她爱好相同的人，何况通子有这个爱好，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，说不定她早就变了。

在内心深处，离异妻子的存在感竟然如此强烈，这令吉敷感到万分惊讶。

其他工艺品无一例外都标有作者的名字，有的甚至还贴出了作者的住址，大部分是在东京都。然而只有“羽衣传说”，不要说住址，连作者的名字也没有。

吉敷向画廊深处的屏风走去，望了望阴暗的角落。那位以前就看到过的管理员，此时正坐在桌边写字。

“打扰一下。”

吉敷开口唤他。



老人好像吓了一跳，身体微微一颤，立刻抬起头。这种反应出乎吉敷的预料，是因为他每天都坐在这里，没什么客人跟他搭话呢，还是被吉敷充满刑警威严的响亮声音吓住了？短短几秒，吉敷脑中就闪过了好几个念头。

“我想问一下这里的展览品……”

毕竟是私人的事情，吉敷礼貌地小心询问。老人一言不发，似乎在猜测吉敷的身份。

“就是这一排最靠门的那件‘羽衣传说’，好像就那件没有标明作者……”

“你跟我说也没用。”

老人直直地盯着吉敷的脸。

“能查到作者的名字吗？”

“你打听这个干吗？”

老人强硬的口吻里透出排斥的意味。吉敷不得不出示了警员证。

老人脸上立刻浮现出微笑，拼命皱起脸上的褶子，做出亲切的样子。

“你问作者的名字啊……”

他连忙应声，直起腰板，打开钢制办公桌的抽屉，拿出一份复印文件递给吉敷。上面写着：世田谷区代泽 1-1-30-403，木托雕金工作室。代表：牟东里美。上面还印着列有作品名和作家名的表格。

“这个工作室租了一周场地，什么也没和我说。你要问的话，只能找这位牟东代表。这是她的电话号码。”

吉敷拿起文件，迅速浏览了一下。

“那个……不嫌弃的话，这个请您拿去喝吧，我这里还有咖啡。”

老人赔笑道。

吉敷浏览着表格，看到十三号作品“羽衣传说”一栏，这里同样没有署名。

“是调查什么事件吗？”

老人依旧保持着故作亲切的笑容，问道。

吉敷没有给出回应。

“警察先生也是，过于谨慎了点呢。”老人意味不明地说。

吉敷走出西五番街，去往八丁目区域。已经是十二月，银杏落叶的季节了。交询会大楼一角的十字路口，石梯上覆盖了满满一层银杏树叶，残阳射出的微弱光线倾斜地落于其上，在表面镀上了一层金辉。吉敷踏上掩盖道路的落叶，走进公用电话亭，给刑事课打了通电话。

小谷报告说工作已告一段落。吉敷满意地放回话筒，走出电话亭。

他又沿着西五番街一直走到尽头。夕阳微倾，空气逐渐变冷，也许是起风了的缘故。

吉敷拢了拢竖起的大衣领子，向右拐个弯，走出了电通路。他在下一个拐角处左转，终于看见右前方的新桥车站了，背后的黑色大楼上还挂着某时期备受非议的招聘广告。

走过无数次，早已熟悉的银座一角，今天却似乎有些不一样。

纷乱的腊月街头，有一种微妙的杀气。

一辆正要穿过新桥车站的汽车驶出电通路，缓缓开向亮着红色信号灯的路口，像一只费力挪动身体的小动物，一点点地接近。

等出租车的地方排起了长龙，这个时候已经很难拦到出租车了。车流量增加了不少，嘈杂的喇叭声十分刺耳，让人以为正身处战场。

但那种奇怪的感觉不像是出于这个原因。

吉敷在人潮的推挤中挪动脚步，胸腔内的激动情绪翻涌不止，一种奇妙的紧张感让他心跳加速，身体颤抖不止——做一个不太贴切的比喻，就像在忘年会<sup>①</sup>的卡拉OK比赛上顺序点唱，眼看着自己的曲目就要轮到的感觉。明明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，可就是无法静下心来。

一辆小型车从一条小巷里驶来，轮胎轧着路面吱嘎作响。司机开得很急，刮到巷子两边的树枝，噼啪作响，轮胎边不停摩擦着路上的碎石。

吉敷想起和通子的初遇。那是在他离开交通警察的职位，刚当上刑警之后不久。四谷发生了盗窃案，犯人逃跑了，但是有情报说他曾在涩谷情妇的公寓前徘徊。吉敷藏在宇田川町某小区的电线杆后面，埋伏了一整晚。

那时正值寒冬，黎明时分突然变得天寒地冻。吉敷冷得几乎站不住，只好在那附近来回跑几步取取暖，然后继续埋伏。这是相当辛苦的工作。

早上九点过了许久，换岗的人才姗姗来到，解放了吉敷。吉敷顶着昏昏沉沉的脑袋，摇摇晃晃地向涩谷车站走去。穿过公园路的时候，他突然听见急刹车时轮胎与地面摩擦发出的尖锐刺耳的声音，以及剧烈的撞击声。吉敷反射性地挺直疲劳的身体，朝声音传来的方向跑去。

一辆白色轿车停在车道中央，在它前方，有一个女孩儿跪坐在

---

<sup>①</sup> 忘年会是日本的组织或机构在每年年底举行的传统聚会，期间大家回顾过去一年的成绩，准备迎接新一年的挑战。多以宴会形式在居酒屋举行，同事们一边喝酒娱乐，一边回顾过去的一年，并互相勉励。

路上，胸前抱着一只茶色的小狗。看来为了救这只在车道上晃晃悠悠的小狗，她才飞奔出去被撞了的。

吉敷赶忙跨过人行道边的矮树丛，冲进车道，跑到那个女孩的身边。她的眼神空洞，一副安静的表情，身边掉落一个黑色提包。记忆中她似乎穿着白色对襟毛衣，长长的直发散乱地垂下，遮住了半张脸。吉敷根据她的发型和衣着，猜想她是个女大学生。

他跳到女孩面前，低声问她“你没事吧”，女子面容沉静，没有回答。若仔细观察，就会发现她全身都在轻微地颤抖着。粗略地看一眼的话，则会让人觉得她没有感到丝毫的疼痛。

女孩只用右手抱着小狗，小狗的身体在慢慢下滑，吉敷双手抱过它，递给匆忙跑来、战战兢兢立在一旁的男人，他似乎就是驾驶轿车的司机。小狗的身体也明显在打战。

“你的狗？”吉敷开口询问。

女孩没有回答，脸上依旧是一副沉静的表情。

吉敷站到她背后，用右手抓住她的右手腕，左手抓着她的手腕，帮她从地上撑起身子。这时，女孩第一次哀叫出声，似乎剧痛贯穿了她的身体。她弯下腰，一只手紧紧地按住腹部，发出痛苦的呻吟。吉敷这才发现是自己的举动引发了她的疼痛，他略显慌乱地松开了她的手腕，看来是骨折了。

忽然，旁边响起说话的声音。

“搞什么呀，不就是条小狗嘛，又不是小孩。”

那种口气，连吉敷也觉得不痛快了，当事人可是受了很严重的伤。他向声音的主人看去，原来是两三个学生模样的小伙子。

那时候吉敷自己还很年轻，心里一下子就冒起了火，本想大喊一声“没长眼睛吗”，想想又觉得没那个必要。却没想到柏油路上蹲

着的女孩儿，用他所能想象的最大嗓音喊道：“就是狗才要救！”

吉敷吃惊地看向女孩儿的脸。四周小巷里的人开始三三两两地聚集过来，吃惊地张大了嘴直盯着她看。女孩儿的双眼溢出了泪花，红唇微微颤抖，面容扭曲，一副快要哭出来的样子。但她很快咬紧牙关，拼命忍住眼泪。吉敷不由自主地看向她的侧脸，这个表情，真的很美。

也许是喊叫的缘故，女孩儿的身体中仿佛注入了合气道一般的力量，她想要站起来，吉敷连忙伸手，扶她站起。女孩却再度惊呼一声，双手抱紧身子。

叫救护车的程序很麻烦。在吉敷印象里，之前埋伏的地方附近似乎有家外科医院。吉敷想到可能会塞车，脑中闪过“还是叫救护车比较合适”的念头。然而现在不是高峰时段，不管怎么说，距离越近越好。

“送她去医院。”

吉敷一边吩咐站在一旁抱着狗的司机，一边把女孩儿扶进白色轿车的后座。

好不容易把女孩儿安顿好，他从另一边坐入车内。司机将惊惧发抖的小狗和皮包递了进来，吉敷接过来，把小狗放到膝盖上抱好。这个时候，吉敷和司机都以为这只小狗是女孩养的。

司机还以为吉敷是这个女孩儿的男朋友，不过后来才说出口，现在他只顾着为发生的事故紧张了。

吉敷告诉司机路线，等车发动才向他出示了警员证，不知道对方是否看清楚了。女孩儿不知是因为寒冷，还是仍然处于恐惧中，身子一直在瑟瑟发抖。

吉敷看向女孩儿的侧脸，她的眼睛很大，鼻梁高挺，嘴唇很薄。

唇上涂着淡桃色的口红，眼睑处有化妆的痕迹，脸颊上却看不出来，吉敷猜测是因为她很年轻的缘故。女孩儿的脸上还带着泪痕，连用手绢抹去的机会都还没有。她仰着脸，胸部随混乱的呼吸而激烈地上下起伏，偶尔会因痛苦偏左或偏右地微缩起身体，呻吟出声。吉敷问她叫什么名字，得到了“加纳通子”的艰难答复。这就是吉敷和通子的初遇。

吉敷在新桥车站的十字路口停下脚步。眼前，是地下铁的入口。他略略一顿，朝台阶迈开步子，沿着地下石的石阶缓缓往下走。

台阶尽头是日照充裕的广场，吉敷走到自动售票机前，投入硬币，拿出车票，进入检票口。

地下比上面稍微暖和，是因为充满了人的气息。

和那个时候的医院一样。

拉开门，候诊室里人群的气息扑面而来，像是护士长的年长女性走出来，看见通子，冷淡地交代了一声“坐那边的沙发等着”。吉敷的双手扶着通子，没办法出示警员证，他让通子坐在沙发上，陪着她静静等待。通子十分痛苦，但医生也好、护士也罢都没有来喊她。吉敷胸中燃起一团怒气，从大衣暗袋里掏出警员证，走进护士办公室。护士们正一边聊天一边吃着曲奇饼，护士长看见吉敷阴郁的表情立刻收起笑容，说教般地说道：“大家都在排队，这里不是你一个人的医院！”

吉敷默默地将警员证举到脸旁，说：“交通事故，身上有多处骨折。”

护士们的脸色骤变，终于去叫医生了。

她们看见警员证时脸上瞬间的变化，在旁人看来极富喜剧色彩。

长年的警察生活，让吉敷更加强烈地感到，身处形形色色组织中的日本人，不是仗势欺人就是胆怯懦弱。他也渐渐学会对他人施压，尽管内心对这样做是否正确抱有疑问，但若不这样，对年轻的吉敷而言，根本无法有效地动员他人。

吉敷有着并不符合警察特征的外表，如果对人和气地说话，谁都会看轻他；起码他自己是这样认为的。

实际上那时候的吉敷还太过年轻。和通子相遇的事发生在昭和四十七年（一九七二年）。那时日本正处于贫困时期，青山和涩谷都还没有整片的高级商店。昭和四十七年，吉敷二十四岁，经验不足，立场也不鲜明，总有诸多不满，为了点儿小事就发火。

而通子更加年轻，才十九岁，连成年都还算不上<sup>①</sup>。

回忆真是奇妙。吉敷将通子放上带小滑轮的病床，看着她消失在尽头的诊疗室。等待的时间吉敷一直和肇事的男人待在候诊室，他们交谈了很长时间，期间他一直抱着那只小狗。

肇事司机是名公司职员，给公司打了好几次电话，吉敷也向警局打了电话。

仔细打量，男人应该已经三十过半，他拼命对吉敷说着“保险那边一定会给赔偿”之类的话。

过了不久，护士来告知可以探望患者了。吉敷他们去看通子，她已经被移到看护病房，在麻醉药的影响下，她目光虚浮，鼻孔插着的橡胶管让人看着就觉得疼。

吉敷想问她名字以外的事，比如家庭住址，还有小狗。刚才通子因为疼痛而不能开口，现在又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能让人听懂的话，

---

<sup>①</sup> 在日本，以现代成人礼传统，年满二十岁算成人。

根本无法交谈。

医生的诊断是，通子的左大腿骨骨折，两条肋骨出现裂痕，左腕骨有细小裂痕，需要住院一个月。

吉敷打开她的皮包，拿出学生证。上面写着加纳通子，广尾S女子短大二年级，住址是南平台公寓。公寓的话一般是单身独居，不能把小狗送回去。吉敷没有办法，只好把小狗带回当时住的阿佐谷宿舍，睡觉前他从管理员老夫妇那里要了些剩饭，用捆箱子的塑料绳在狗脖子上绕了几圈，然后把它绑在厨房的柱子边。

一觉醒来已近傍晚。吉敷回到现场继续埋伏，地点还是在涩谷，加纳通子所住的外科医院就在附近。

吉敷守了一夜，虽然有同伴，彼此也就相距五十米左右，但还是跟一个人毫无差别。

黎明时分，有人来跟他换了班。被解放了的吉敷走到街上，等水果店开门。买完水果他又重新折回埋伏点附近，这次要等医院开门，好去探望通子。

加纳通子已被转移到个人病房。吉敷向护士问了病房号，确认了门旁加纳通子的名牌，才敲了敲门。门拉开一条缝，吉敷眼前出现一位满头白发、年过七十的老人，从门缝里窥探着吉敷。

老人很瘦，目光犀利，印象中长着一张非常不和气的脸，吉敷猜他是加纳通子的祖父。

“早安。那个，我叫吉敷竹史，是来探病的。”吉敷张口说道。

老人连出于礼貌的微笑都没露，呆立在那里，好像一个语言不通的外国人。

吉敷不得不强行推开门，越过老人的肩膀看向病房。加纳通子正躺在床上，长直发在她脑后被扎成一个马尾，完全没有化妆的脸，



此时看上去就像一个幼童。

通子面朝天花板，一动不动，仿佛睡着了，但能看见她的眼睛睁着一条缝。

“昨天辛苦了，感觉好点儿了吗？”

吉敷出声唤她。加纳通子回过神一般转过头，脸比吉敷想象中来得更有朝气，她微微一笑，应了一声：“啊。”

看见这个微笑，吉敷想这相当于得到了入室的许可，便走了进去。他将水果递到老人手中，说：“这是给病人的礼物。”老人面不改色地直接收下了。

来病房探病的可能是亲戚朋友，也可能是肇事者。吉敷想到这一点，猜测这也许是老人摆出这副冰冷脸孔的原因。

“爸爸，这个人是昨天的警察。”

通子解释之后，老人的脸色还是丝毫没有变化。吉敷觉得也许他的个性本来就不亲切。比起这个，老人居然是加纳通子的父亲，这点更让吉敷震惊。

上午的这场探病对吉敷而言就是不断地吃惊。加纳通子和昨天比起来，简直就像换了一个人。当然昨天有遭遇车祸的紧张，但她性格中的阴暗面也表现得很明显。可今天病床上的她却开朗无邪，侃侃而谈。一开口说话就笑个不停，声音和鼻息好似散发着独特的甜腻。吉敷看着眼前的通子，感觉她和目前认识的所有女孩都不一样，和通子对话令他非常有新鲜感。

“你身上已经不痛了吗？”吉敷问。

“是呢，一点儿都不痛了。”加纳通子答道。

这种事吉敷很有经验，所以并不吃惊。

“只有昨天特别疼，现在已经没事了，不动的话，一点儿都不